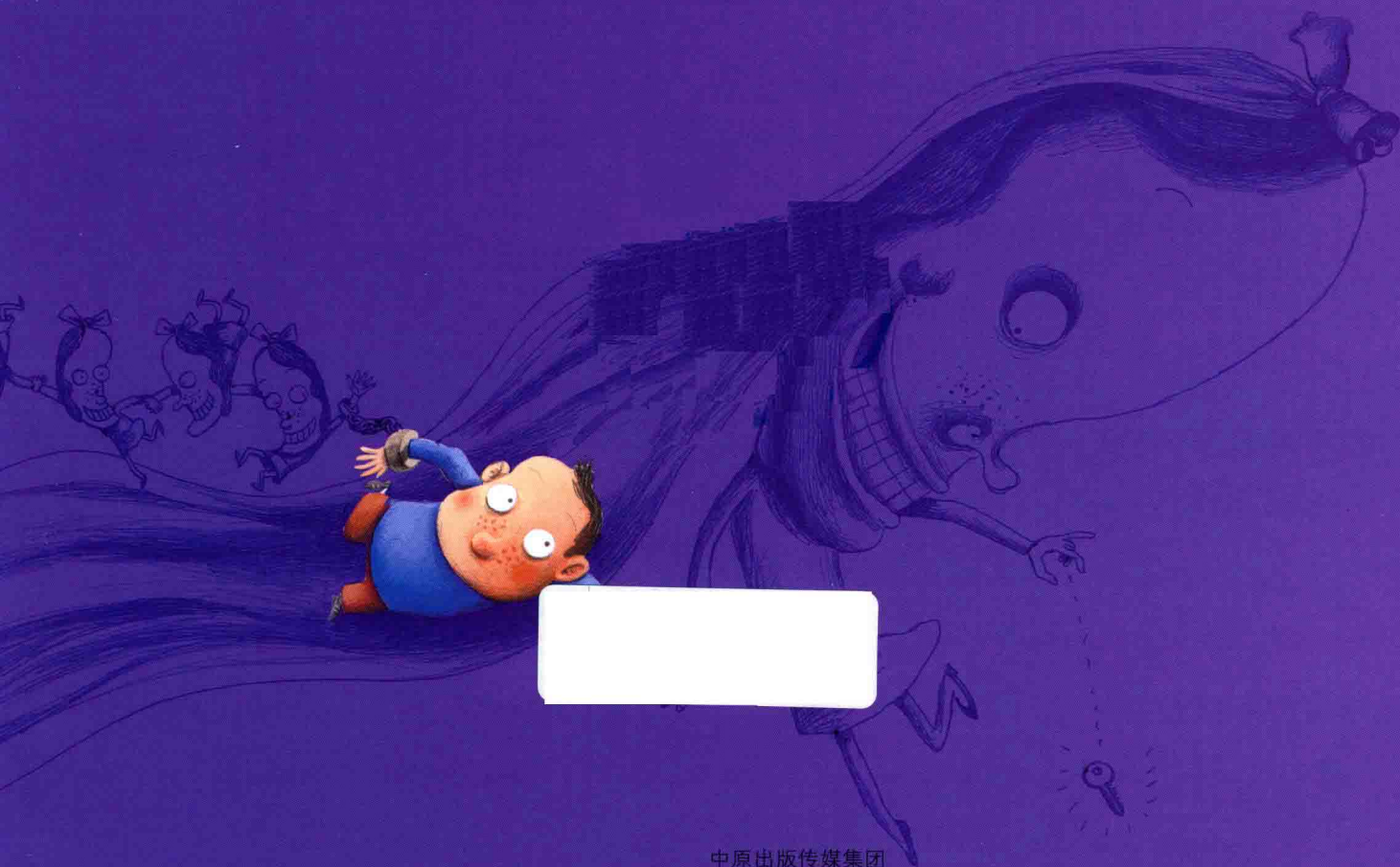


谭妮亚 要跟我结婚？

(比) 巴特·范纽纷乐 文 (比) 克拉斯·冯布兰克 图 孙 远 译



中原出版传媒集团
大地传媒

海燕出版社



给童年插上金羽毛

中国曾经有自己的图画书，它们的故事、图画，都有过金羽毛般的美丽飞翔，翅膀滑过童年们的眼睛的时候，眼睛们都眨动出了许多的欢跃和许多天真、懵懂的感情。他们告诉过自己，告诉过父母，也许还包括老师，如果那时的幼儿园和小学，也有过这样的阅读的话。

但是这样的飞翔的“金羽毛”，后来不知怎么就几乎没有了，于是童年们就没有了这鲜艳的阅读，他们只能在白纸黑字里等候故事，白纸黑字也非常好，但是鲜艳、看得见神态的“金羽毛”才更适合童年们的趣味和愿望。童年是有自己的趣味和愿望的，图画书被人类创造出来，就是因为人类看见了这样的趣味和愿望，他们说：“哦，童年原来是这样！”

所以这些年，我们就尽力印刷了很多别的国家的图画书，还有中国台湾的图画书，因为他们都没有中断过。他们一直继续啊继续，尤其是那些在文学、艺术方面非常努力的西半球国家，他们在为儿童写书、出书的时候，用足智慧，用尽可以想到的方式。他们在为童年们写故事、涂颜色的时候，是想为自己耸起很高的峰峦的，不是只为了买面包和奶酪，更不是只为了买一幢又一幢房子。

他们的经典世界观是：有了一幢房子还要再买一幢房子做什么呢？所以他们安心地写，缓慢地画，结果就诞生出优秀了。他们好像不习惯说：“瞧，我的这个经典！”结果你会看见，他们的优秀里反而有了一些经典的闪烁，它们就被童年们一代一代地捧起来阅读，那些不是童年的成年们也兴致勃勃欣赏，他们判断出，这样有“闪烁”的优秀，是必须放在童年们的眼睛前的。于是，童年们眼睛前的“金羽毛”的飞翔就不会再消失，“金羽毛”成了童年丰富和快乐的一个大标志。

它也必须成为中国现在和以后的童年们的大标志！所以我总是会为这样的金羽毛般的书的到来，向四处发布“新闻”，叙说我的振振的理由，叙说出它们可爱的滑稽、动人的温暖、深深远远的生命道理。我觉得自己真是一个热情的“金羽毛”新闻官呢，所以我想代表童年们谢谢我自己，我问童年们：“你们同意吗？”

他们说：“当然同意！同意！同意！”童年们说话喜欢连说几遍。

“为什么呢？”我问。

“因为我们喜欢金羽毛！因为金羽毛漂亮！”

我知道，因为他们也想为自己的翅膀插上金羽毛。这样的话他们自己也许还说不出来，所以我为他们说出来。

现在，一根根“金羽毛”正闪烁着，飞翔在童年们非常透明的眼睛前。

著名儿童文学作家
著名儿童文学评论家







再见了，地球仪。

再见了妈妈，再见了爸爸。

再见了，玩积木的小弟弟。

再见了，骑电动车的邮递员。

再见了，拄拐杖的马克先生。

哆

哆

哆。

“再见了，小家伙，”马克先生说，

“漂亮的花儿要送给谁呀？”

咕噜

咕噜。

“这是送给我的老师的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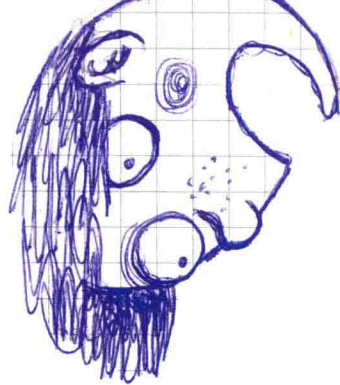
啦

啦

啦。”

我大声说，虽然我已经跑得很远了。

我很高兴，
就像过节一样，
因为今天是我上幼儿园的最后一天。



大伙儿像旋转木马一样转着圈圈，
直到看见了小星星。
斯蒂夫模仿起机器人来，
我们一个个惊奇得张大了嘴巴。

斯蒂夫和我们不一样，
我们说：
“哎哟，我得去趟洗手间。”
而他说：
“天哪，我要去大便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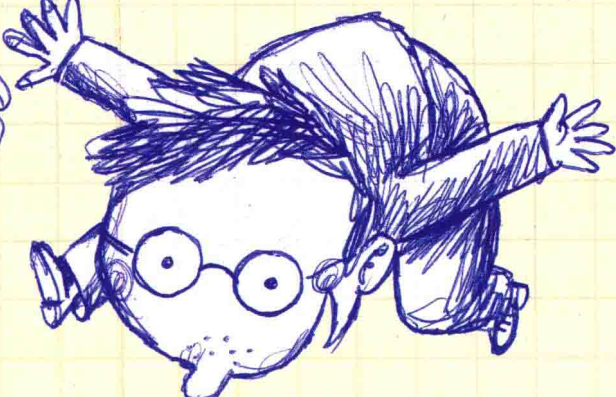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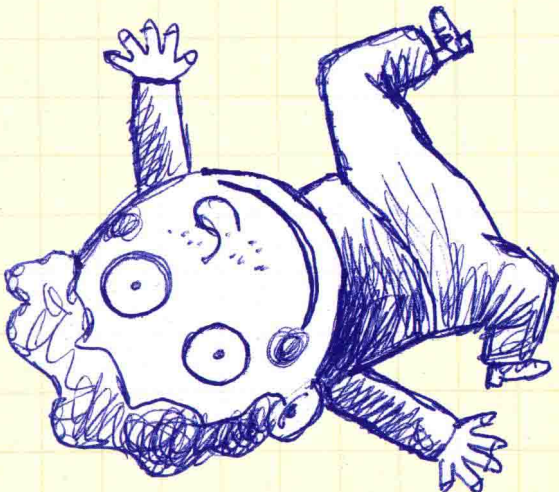
斯蒂夫知道的东西比我们多。
他知道的东西
有的我们还一点儿也不明白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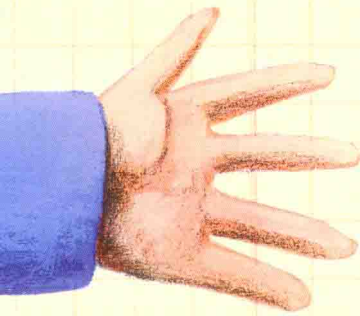
听！

贾斯汀·比伯的歌。





我们摇头摆尾，
在教室里转啊转，
倒在地上，发疯似的大笑。



我躺在地上，
突然，一只黏糊糊的手向我伸过来，
搂住了我的脖子。

是谭妮亚。

她什么也没说，
只是奇怪地看着我，
不停地缠着我。

有只大苍蝇想飞到外面去，
可是撞到了窗户。



天花板上的彩带就像一张蜘蛛网。
我听见远处传来同学们的声音，
吵吵嚷嚷的。



谭妮亚靠近我，

轻轻地问了一句：

“你愿意跟我结婚吗？”





谭妮亚离我**太近了！**

我只能看见一部分的她：她的翘鼻子，她湿答答的嘴巴，她脸上的雀斑。

“你愿意跟我结婚吗？” 谭妮亚的嘴巴微微动了动，她捏着我的手指，眼睛瞪得好大，眼白上布满了红色的血丝。同学们欢闹着，苍蝇飞了出去，斯蒂夫对我说：“她在问你话呢。”

“你愿意跟我结婚吗？” 谭妮亚张开红红的大嘴，露出尖尖的牙齿。

同学们开始叫我，叫我们俩。

谭妮亚还捏着我的手，我快受不了了。

斯蒂夫赶紧说：“你得说点儿什么，快！”

我赶紧回答了一句**“我愿意”**。

我愿意。我愿意。我愿意。我愿意。我愿意。我愿意。我愿意。我愿意。我愿意。我愿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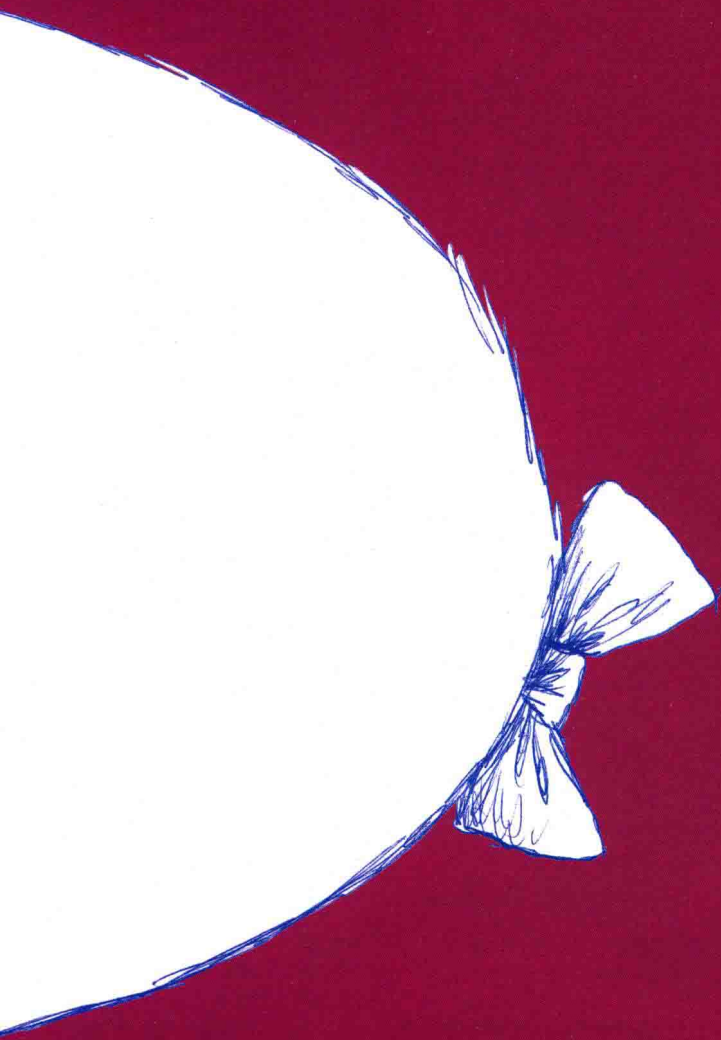


我愿意.....

我愿意。我愿意。我愿意。我愿意。我愿意。我愿意。我愿意。我愿意。我愿意。我愿意。

我愿意……

[illegible]



声音传到墙上，听起来空荡荡的；
接着又被弹出去，在屋顶上滚来滚去；
最后越来越大，直到变成上千个孩子的歌声。
歌声穿过村子，飘到大西洋上，
一直传到了美国。

芭芭拉老师笑得可欢了，
笑声像一群鸽子从嗓子里飞了出来。
她还让大伙儿为我们鼓掌，
然后她就领着我们排成两队走出去——放假啦！



放假啦。

我已经等了一个星期。

我尽量只思考不动弹。

我是一个脸上画着彩条的印第安人。

当远处有一群野牛经过的时候，我一下子想清楚了：

我不要结婚，现在还不要。

我不要和谭妮亚结婚，永远都不要。

这下总算可以松口气了。

可是又有一个问题出现了。

于是，吃午饭的时候我问：

“那个……

如果你许下了承诺，

如果你承诺了某个人……”

“那就要信守承诺。”妈妈打断了我的话。

“承诺就是诺言。”爸爸一边吞食物，一边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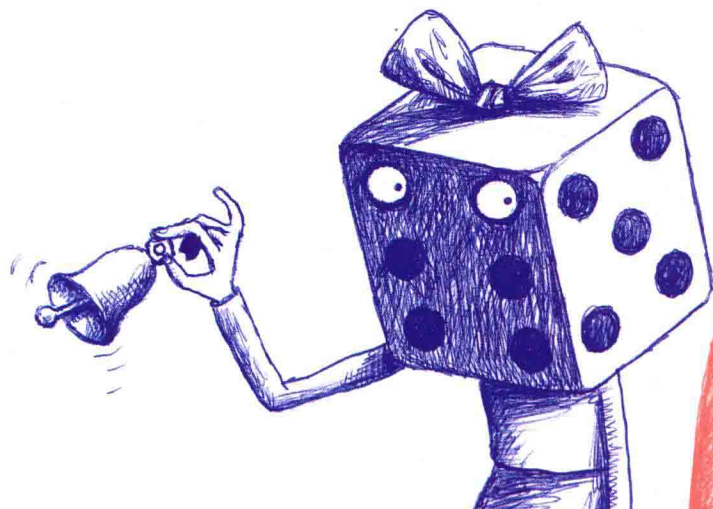
我听见食物掉进他的肚子里去的声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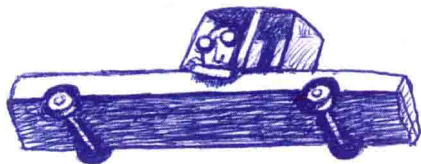
大富翁的游戏玩不起来，
因为弟弟每次被关进监狱就会大哭。
为了让他不哭，我伸出舌头，眼睛盯着鼻尖做鬼脸。

“小心啦，”妈妈说，“一会儿钟声响起来，眼睛就变不回去了。”
而我想：哦耶，啊哈，哈哈！这样就不用和谭妮亚结婚了！

教堂的尖塔旋转起来，
云朵都挤成了一堆，
我开始犯恶心了。

钟敲了十二下，
而我还继续做着斗鸡眼的样子，直到眼睛疼起来。





计划失败了，
我的眼睛恢复了原样。
现在，一个不和谭妮亚结婚的理由都没有了。

苍蝇嗡嗡地叫起来。
远处传来了火车的声音。
一架喷射机在空中画出了一道曲线。

我要继续跟自己“玩游戏”。

等下一辆汽车开过去的时候我还能屏住呼吸，
那我就不用跟谭妮亚结婚了。
(这儿有好多汽车——来来往往的——一直都有。)
可是，我把脸都憋红了，
就快爆炸了，却连一辆汽车也没瞧见。
(哎呀——有汽车开过来了——可惜太迟了——
我已经被自己呛着了。)

就这样，每次都不成功。

